

颜灼灼 著

深宫 谍影

SHENGONG
DIEYING




致命木槿花 身份成谜的小宫女 时隐时现的宫中魅影
谁，在操纵着这一切？谁，才是真正的幕后黑手？

案中案 谜中谜 宫内宫外 扑朔迷离

且看大明公主与小小锦衣卫如何暗中捉“鬼”

取材于明朝历史上著名的“壬寅宫变” 千古谜团 在此为你一一破解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深宫 谍影

SHENGONG
DIEYING



颜灼灼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深宫谍影 / 颜灼灼著. —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15. 8
ISBN 978-7-5057-3582-8

I. ①深… II. ①颜…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203817号

书名	深宫谍影
作者	颜灼灼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	700×980毫米 16开 20印张 381千字
版次	2015年10月第1版
印次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57-3582-8
定价	32.80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 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 010-82069336



第一回 万花楼名花凋零 001

第二回 严府家宴结梁子 010

第三回 露马脚真凶现形 029

第四回 何如当初莫相识 045

第五回 深宫女儿几多愁 048

第六回 强向杯中觅旧春 060

第七回 古琴曲玄机暗藏 082

第八回 几家欢喜几家愁 100

第九回 遭陷害皇妃惨死 123

第十回 伤旧情往事如烟 140



第十一回 假作真时真亦假 160

第十二回 山雨欲来风满楼 178

第十三回 我命由我不由天 191

第十四回 坤宁宫夜半闹鬼 204

第十五回 风雪之夜断肠人 222

第十六回 襄王无心神女泪 227

第十七回 花落人亡两不知 254

第十八回 多情自古伤离别 277

第十九回 同根相煎何太急 298

第二十回 似曾相识燕归来 309

尾声 313



万花楼名花凋零



明嘉靖二十一年，初夏。

青楼万花楼因拥有“四大名花”而名动京城。达官显贵趋之若鹜，纨绔浪子、萧瑟词人，往来游戏。每当夜幕降临，风花竞入，灯烛交辉，马如游龙车相接。

这“四大名花”分别是“牡丹”颜如玉、“芍药”花映月、“海棠”谢瑶琴和“芙蓉”刘暗香。四位美人均是娉婷娟好，肌肤玉雪，且色艺双全。

这一夜，风韵犹存的鸩母林丽娘团扇轻执，缓鬓倾髻，扭摆着腰肢出了万花楼主楼，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的回廊，向四大名花居住的别院行去。进入一个有多人把守的圆形拱门，里面亭台楼阁，花木扶疏，好一派清幽雅致的景象。

别院内有一栋三层小楼，一楼是丫鬟的处所，花映月、谢瑶琴和刘暗香住二楼，花魁颜如玉单独居住在三楼。这别院轻易进不得，四大名花身价高得吓人，若非高官显贵或者家财万贯的巨贾，绝无可能一亲芳泽。

水池旁，花映月正陪着一位官老爷吟诗作对，见了林丽娘，她柔柔地笑唤了一声“妈妈”。官老爷也冲林丽娘点点头，算是打招呼。

刘暗香的客人还未到，她正由贴身丫鬟绮红陪着在不远处的凉亭中赏月纳凉。花映月的丫鬟珍珠和谢瑶琴的丫鬟可儿也与她们在一处闲聊。

二楼谢瑶琴的房内，有细碎的调笑声随风飘传过来，朦胧的月色浸染着暧昧的气息。

林丽娘径自上了三楼。不一会儿，颜如玉的丫鬟冰凝提着一壶烧开水，正欲迈步上楼梯，此时林丽娘凄厉的尖叫破空响起，划碎了夜的宁静。

冰凝惊得手猛地一抖，开水壶咣当落地，滚烫的沸水正对着她的双脚浇下，她疼得跌倒在地上。

花映月和刘暗香都急匆匆地奔了过来。

“出什么事了？”花映月光容失色，她身后跟着的那位官老爷，也是一脸的惊恐。

几乎在同一时间，衣衫凌乱的谢瑶琴和房中的嫖客也打开房门冲了出来，恐惧万分地叫喊着：“是谁在惨叫？”

几名守门的小厮也都赶了过来，纷乱的脚步踩得木楼梯咚咚作响。没有人顾得上被烫伤的可怜的冰凝，她双手强撑着地面想要爬起来，受伤严重的双脚却使不上半点儿力，只能趴伏在地上流泪。

“如玉她……”林丽娘指着窗户纸上被她捅破的洞，浑身颤抖着说不出话来。

两名小厮合力将门撞开，顿时恐怖的尖叫声此起彼伏。只见颜如玉一丝不挂，仰面躺在地上，晶莹的水珠正顺着她光滑细腻的肌肤滑落在地面上。身旁是打翻了的浴桶，地上湿漉漉的一片，散落着几朵被水浸泡得已经蔫了的白色木槿花。

见此惨状，姑娘们吓得抱作一团。人命关天，天亮后林丽娘不得不差人报官。由于万花楼内名流云集，许多朝廷要员也是这里的常客，锦衣卫北镇抚司接手此案。锦衣卫指挥使陆炳派出他最赏识和信任的锦衣卫副千户沈莫离负责审理此案。

沈莫离年方十八，嘉靖十九年高中武状元，授锦衣副千户。他出身宦官人家，自幼拜武林高手为师，习得一身好武艺，且饱读诗书，堪称文武全才。

沈莫离带着一千随从走进万花楼别院时，花映月、谢瑶琴和刘暗香的目光都被他吸引住了，眼前这位年轻的大人剑眉星目，相貌俊朗，却带着千年寒冰般的冷峭。他身材伟岸如劲松般挺拔，一举手一投足都显露出渊渟岳峙的不凡气势。

现场维持着原来的样子。面对玉体横陈的颜如玉，沈莫离的几名手下都用猥亵的目光不停地扫视着那洁白诱人的胴体。只有沈莫离冷漠地掠了那女尸一眼，便不再多看。

仵作验尸完毕后上前汇报：“大人，女死者是中毒而死。她双目紧闭，面部扭曲，嘴巴张开，卷紧舌头，死前一定承受了巨大的痛苦，可见那是一种十分可怕的烈性毒药。”

“如何中的毒？”沈莫离问道。

仵作禀道：“死者背部有许多红疙瘩，大概是瘙痒难耐。有几处已经被抓破了皮，据属下查验，毒液应该是从伤口处侵入体内，并在极短的时间内发作。”

“从伤口侵入？”沈莫离双眉微蹙，略作思忖，忽然他盯住了散落在地上的那几朵白色木槿花。

仵作再度蹲下身来仔细检查了地上的那些花朵，道：“这几朵花上面都有残留的毒液，凶手在花上下毒，死者沐浴时将花朵浸泡在水中，因此中毒。”

“大人，还有一个情况。”仵作又道，“死者已怀有两个多月的身孕。”

沈莫离闻言一震，一尸两命，是何人如此狠心下此毒手？

沈莫离从仵作验尸的工具箱里取出一副白色手套戴上，拾起地上的一朵木槿花。这木槿花连着一小段根茎，花朵大而完整，色白无杂质，是上佳品种，这样的木槿花，京城内只有一处地方有栽种，那便是皇宫内的御花园！花瓣下端残留着些许白色的黏稠液体。半晌，他敛眉道：“是见血封喉！”

“什么是见血封喉？”仵作惊问。

沈莫离道：“是一种剧毒。汁液洁白，却奇毒无比，见血就要命，由伤口进入体内引起中毒。因为这种毒液是白色的，涂在同样是白色的木槿花上，丝毫看不出来。”

“这么厉害的毒药，属下从未听说过。”仵作十分惊奇。

“这是云南神鸩教的独门毒药，未曾在江湖上行走的人，自然不会知晓。我过去也是江湖中人，曾经见识过这种毒药的厉害。”这个案子的复杂性已经超出了沈莫离的预料。

“沈大人，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吗？”谢瑶琴人未至声先闻，她和刘暗香还未进门就被沈莫离的手下拦住了。

“大人，外头那两位……”亲信校尉张涵来报。

“让她们在楼下候着，我要问话。还有将住在这别院里的其他人也召集起来，将那鸩母林丽娘也请过来。”沈莫离吩咐。

张涵领命正要退下，沈莫离又问道：“那个叫冰凝的姑娘，脚伤怎么样了？”

张涵道：“已经请大夫敷药包扎了，没有什么大碍。”

别院里的人都到齐了。冰凝也被可儿搀扶着一瘸一拐地来了。沈莫离让张涵搬来了一把椅子，冰凝惶恐地推却了一番，才终于坐下。

林丽娘也来了，她依旧满脸堆笑：“沈大人，您有什么吩咐？”

沈莫离眼中电光直逼林丽娘：“颜如玉怀了两个多月的身孕，你知道吗？”

林丽娘惊得张大了嘴巴：“这……这怎么可能呢？你们弄错了吧，这青楼里的姑娘，是不可能怀孕的！”

“为什么不可能？”沈莫离问道。

“这个……”林丽娘吞吞吐吐的，“总之就是不可能，大人还是不要问了。”

“快回答！”沈莫离喝了一声，“难道你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吗？”

“不不，绝对没有。”林丽娘慌了，只得凑近沈莫离，悄声道，“姑娘们日常喝的茶水和食物中都放入过少量的水银，那水银的避孕效果是非常好的，所以不可能怀孕。”

沈莫离脸上一片冰冷，随即询问众人：“颜如玉生前有与什么人结怨吗？”

花映月慵懒地抬了抬眼皮：“她整天一副目中无人的样子，恐怕跟很多人都

结了怨吧。哼，装什么清高，大家都是卖身的，她不就是身价高了一些嘛。”

“颜如玉沐浴时浸泡在水里的那些白色木槿花，是从哪里采摘的？”沈莫离又问。

所有的人都将目光投向了冰凝。

冰凝是个哑女，比画了一阵子，可儿代她回答：“冰凝说，那些木槿花，是昨天傍晚贾公子让人送来的。如玉姑娘前晚不知为什么，后背上忽然起了许多红疙瘩，痒得难受，昨日清晨贾公子来了之后见如玉姑娘痒得难受，说木槿花有清热凉血、解毒消肿的作用，茎皮还清热利湿、杀虫止痒，傍晚便让人送了一小筐连茎的木槿花过来。”

“那贾公子为什么不亲自送来？”沈莫离又问。

可儿跟冰凝交流了一会儿，回道：“大概是贾公子有事脱不开身吧。而且，贾公子前两日和严大人起了冲突，也许不希望再碰面吧。”

“贾公子是什么人，严大人又是什么人？”沈莫离目光一扫众人。

林丽娘干笑了一声：“这个贾公子，留着一撮小胡子，细皮嫩肉的，像个斯文书生，但是谁也不知道他是做什么的。他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过来小住几日，那几日如玉姑娘都被他包下，不接待别的客人。严大人嘛，沈大人一定认识，他就是礼部尚书严嵩严大人的公子、尚宝司少卿严世蕃。严大人之前多次慕如玉姑娘之名而来，如玉姑娘总是推三阻四的，不愿接待。两天前的夜里严大人又来了，得知如玉被贾公子包下后，他闯入房内强行要人，和贾公子大吵起来，贾公子毕竟是文弱书生，哪里斗得过严大人，只能气鼓鼓地走了。”

“如果贾公子再到这万花楼来，设法拖住他，立即差人前来通报。”沈莫离满腹疑问，理清不清思绪，只能先下达命令。他又命手下暗中将整个万花楼监视起来，一有风吹草动立即报告，他自己去找陆炳汇报情况。

锦衣卫指挥使陆炳与嘉靖皇帝的关系非同寻常，他的母亲是嘉靖的乳母。陆炳从小和嘉靖一起长大，嘉靖当了皇帝后，陆炳始终跟随在他的身边，护卫着他，还曾救过他的性命。

其时陆炳的年纪不过三十有二，正是春风得意的盛年时期。沈莫离进了陆府，正要入内拜见陆炳，却已见陆炳微笑着向他走来。他走路的姿势颇为特别，行类鹤步，稍显缓慢，却也带着几分优雅，与他温和儒雅的面庞和武健沉鸷的气度倒是颇为相符。

“怎么样，案子有眉目了吗？”陆炳先开口询问，带着惯有的沉静的笑容。

沈莫离将详细情况汇报了一遍，他道：“这个案子有两个关键人物，贾公子和严世蕃。”他带着不屑和冷然，“传言果然非虚，堂堂尚宝司少卿严世蕃，狎客弄妓无所不能。”

“莫离。”陆炳脸上依旧带着淡淡的笑意，语声却紧绷，“严嵩父子现在正得势，先不要去惹他们。”

“大人……”

沈莫离想要说服陆炳，却被他摆手制止：“你知道吗？严嵩勾结道士陶仲文进谗言，致使内阁首辅夏言落职闲住。严嵩所撰青词又颇合帝意，估计很快就要取代夏言进入内阁了。”

“难道就要任由奸人作恶吗？”沈莫离愤然。

陆炳不改温和的笑容：“别急着和他们硬碰，至少也得掌握了关键的证据，否则被他们反咬一口，倒成了咱们的不是。”他语气微顿，又道，“还是先从那位贾公子入手调查吧，这两日谁曾到御花园采摘过白色木槿花，一查便知。”

陆炳留沈莫离在府中用晚膳，二人小酌了一番。沈莫离离开陆府时已近二更时分，他因心情抑郁多喝了几杯，此时带着几分醉意，脚步有些虚浮地向自己的住所行去。一阵冷风吹来，他猛地打了个寒战，意识复苏的瞬间，颜如玉死亡的场景在脑海中闪回，他掉转方向，朝万花楼行去。

临近万花楼时，忽见一黑影如流光飞逝。他浑身一震，也急如闪电般冲着黑影的方向追去。翻过围墙，那一头就是万花楼别院，院内一片漆黑。他回想起白天来时的情形，那黑影消失的所在是冰凝居住的房间，他凭直觉认定来人与颜如玉之死有关，不觉紧张起来，正想破门而入，身形又顿住，决定先不要打草惊蛇，便绕到另一头的窗户处，弄清楚那人在屋里做些什么。

刚绕到窗户处，正遇上那黑影破窗而出，转瞬间掠过屋顶消失在夜空中，沈莫离施展轻功疾追。遁入一片密林之后，沈莫离逐渐接近了对方。在超越那黑影的一刹那，沈莫离拔出了腰间佩带的绣春刀，一道寒光直逼对方。那黑影侧身避过，飘然落地。

沈莫离这时才看清楚，对方穿着一身夜行服，脸罩黑布，从外形看来是个身材娇小的女子。

“你是什么人，到万花楼有何目的？”沈莫离的声音在冷寂的密林中回响，寒意袭人。

那女子默不作声，一对秋水般清澈的眼眸直盯着沈莫离。那冷漠的目光让沈莫离忽感浑身不自在起来，他加重了语气：“我再问一遍，你是什么人，到万花楼有何目的？”

“你是锦衣卫？”那女子突然开口问道，她的声音娇脆如莺啼。

“正是。”沈莫离一身飞鱼服，这是锦衣卫最明显的标志，所以对方的问题在他看来很平常。

“你在调查颜如玉被害的案子？”那女子又问。

“你究竟是什么人？”沈莫离的眼光越来越犀利。

“我没有必要告诉你。”那女子的声音冷漠中带着不屑。

沈莫离同样冷眼相对：“既然这样，我只能将你带回锦衣卫北镇抚司再细细审问了。”沈莫离话音未落，手中的绣春刀已再度出击。蒙面女子迅即拔出背上的长剑相迎。立时刀光剑影幻洒开来，金铁交鸣之声作响。双方使出各自的绝学，激战了二十多个回合仍不分胜负。

沈莫离一心想要制住对方，招招狠厉，对方手中长剑左挥右拒，抵挡住变幻无穷的刀势。双方虽暂时打了个不胜不败之局，但那蒙面女子无心恋战，一直在思索脱身之法，稍一分神，左肩上中了一刀，她“哎哟”一声惊叫。

沈莫离本无心伤她，当即停了手，只见那女子伤处流出的鲜血已透湿了黑衣，他从怀中掏出金创药，想为她止血。低头取药的一瞬息，那女子却忍着伤痛凌空一跃，几个翻腾之后即消逝无踪。沈莫离愣神地望着凄迷的夜色，刚才发生的那一幕，似乎有些不真实。

沈莫离返回万花楼时天已蒙蒙亮，可儿、绮红和珍珍都在忙着打扫庭院，烧水做早饭了。冰凝一瘸一拐地过来想要帮忙，可儿忙扶住她：“你烫伤这么厉害，林妈妈不是已经准你休息几日了吗？快回屋去吧。”

“冰凝。”沈莫离朝她们走过去，“昨夜你可曾听到屋里有动静？”

可儿惊道：“昨夜？我与冰凝同住一屋，并未听见什么响动，昨夜又出什么事了吗？”

冰凝也摇了摇头，她睁大眼睛看着沈莫离，脸上是一种茫然无措的神色。

“你们真的没有听到任何响动吗？”沈莫离又问道。

冰凝依旧茫然摇头。可儿也道：“昨夜姑娘们都有客人，不需要我们伺候，冰凝原本就在屋里休养，我回屋后我们便熄灯早早睡了。兴许是白天太累了吧，昨夜我睡得特别沉，若不是冰凝叫醒我，我恐怕现在还在大梦中呢。”

“你也睡得很沉吗？”沈莫离又问冰凝。

冰凝摇着头比画起来，一旁的可儿代她回答：“冰凝说她因为脚伤作痛，夜里常会痛醒，睡一阵醒一阵的，但确实没有听到什么动静。”

“大人。”张涵一声高喊打断了他们的对话，他到了沈莫离身旁，低声道，“大人，出事了。”

沈莫离一惊抬眸：“出了什么事？”

张涵道：“位于京郊牛头村的一座土地庙内发现了一具烧焦的尸体。”

沈莫离赶到那庙里时，佯作刚刚验过尸。

“大人，听村民们说，昨夜四更时分有人出外如厕，见到土地庙燃起了熊熊

大火，大惊之下奔走呼叫大家灭火，村民们合力将大火扑灭后，发现庙中有一具烧焦的尸体。”乍作稟道，“尸体已完全烧焦，只能根据形态判断出是一名身材瘦小的女子，其他体貌特征无从辨认。”

沈莫离蹲下身来细瞧了一阵，询问乍作：“口鼻内可有灰烬？”

乍作回道：“没有。”

“死者并非被烧死，而是死后被焚尸的。”沈莫离缓缓起身，道，“凡生前被火烧死者，口鼻内难免有烟灰。因其未死前，被火势所逼而奔争，必然呼吸烟灰入口鼻内。若死后烧者，口鼻内无烟灰。该死者的情况属于后者，可见是死后焚尸所致。”

张涵道：“大人，您是说这女死者是先被人害死，而后凶手放火将这土地庙连同尸体一同烧毁的？”

“正是。”沈莫离攥眉，“先杀人后焚尸，最大的可能性，就是要掩盖死者的真实身份。”他话音一顿，旋即又问，“这村里可有人失踪？”

“奇怪得很。”张涵道，“整个村子查遍了，并未有人口失踪，看来死者不是村里人，而是被凶手从外面带来的。但属下询问过，之前村里也不曾见外头的人来过。”

沈莫离推测道：“此地离京城最近，这土地庙又处在这僻静的山头，而在京城杀人放火必定会闹出很大的动静，在这里，趁着夜深人静点火，待到被发现时，尸体已被焚烧得差不多了。这一切处心积虑的布置，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我才所说的，隐藏死者身份，这当中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命案接连发生，是偶然还是有某种必然的联系？一切都杂乱纷纭。回到锦衣卫北镇抚司后，沈莫离反复思量却难得其要领，他双手支撑着头颅，思维混沌不堪。

很快，张涵又带来一个消息，说宫中锦衣卫已查明，在颜如玉被害的那天早晨，善柔公主到御花园内采摘了许多白色的木槿花。

“善柔公主？”张涵离去后，沈莫离念着这个陌生的称谓，怔了一怔。

“善柔公主是去年才回宫的。她自幼体弱多病，有一年正好皇上亲自上武当山祭祀玄武神，皇上素来崇尚道教，又与武当派掌门玉虚道长相谈甚欢，便将小公主送入武当门下，直到去年才将已长大成人的公主接回宫来。”一旁的陆炳听了善柔公主采摘白色木槿花之事后，向沈莫离介绍起这位公主，“善柔公主出生于嘉靖五年，是皇上的第一个孩子，但她的母亲是个身份卑贱的宫女，且生下女儿后就死了。去年公主回宫后，皇上才给了封号，也没有举行正式的册封仪式，所以包括你在内的很多人对这位公主都不甚了解。”

沈莫离微叹了一口气：“看来这位公主并不受皇上的宠爱。”

“话不能这么说，皇上会想起将她接回宫来，就说明还是在乎这个女儿的。而且听说善柔公主十多年来尽得玉虚道长真传，武艺超群，皇上对她很是赞赏呢。”陆炳微笑着。

沈莫离不以为然地一笑：“体弱多病之人习武，不过起到强身健体的功效，何况是位娇贵的公主，玉虚道长岂敢造次？依我看，不过是花拳绣腿罢了。”

陆炳不置可否，带着自嘲的意味笑言：“不光牵扯到一个严世蕃，这会儿连善柔公主也有了瓜葛，这个烫手山芋，不好接啊！”

这时，张涵领了一位生意人模样的中年男人走了进来：“启禀陆大人、沈大人，属下等在京城内查找失踪人口时，这位天来客栈的叶掌柜前来报案，称有位女客两天前晚饭过后出门，一直未归，他怀疑那位女客出事了。”

“那位女客是什么人，你为何有此怀疑？”陆炳问道。

叶掌柜于是详细道来。五天前，天来客栈来了一位投宿的女子，那女子风尘仆仆，衣衫褴褛，却难掩绝色姿容，她哭诉自己是余杭人士，叫李媚。因家乡遭遇大水，公婆和丈夫都被洪水冲走，留下她孤苦伶仃，只得千里迢迢来到京城投奔姐姐李娇，一路辗转颠簸，到了京城已身无分文，希望掌柜的能收留她一晚。叶掌柜见她实在可怜，便让她在下人房内将就一晚。第二日，李媚便出外寻找姐姐，她并不知道姐姐住在何处，只能漫无目的地四处打听，但一直到天黑也没有结果，只能又回到天来客栈向叶掌柜求助。

沈莫离问道：“李媚只知道自己的姐姐李娇在京城，却并不知道她在做什么、何处居住是吗？”

“正是。”叶掌柜道，“她说姐姐李娇与她只是偶通书信，定期托人带些银钱衣物给她，却从不告诉她自己在京城做什么。”他稍稍一顿，又接着道，“但是那天晚上，突然来了两个用纱巾将自己的脸裹了个严严实实、非常奇怪的女人，说是来找李媚的。我带她们去见了李媚，她们将我支开，我隐约听到了哭声和争吵声，但后来她们三人一起出来，像是已经和好。其中一个蒙着脸的女子出手非常大方，包下了一间上好的客房，说要让李媚多住几日。我想既然要多住几日，又给了那么多银两，总不会就这样不回来了吧。”

陆炳略作思忖，道：“或许她找到了姐姐，住到她的家里去了。”

“我也是这样想的，可是既然这样为何不退房呢？何况她随身携带的包袱还留在客房中。”叶掌柜道。

“你知道那两个奇怪的女子是什么人吗？”沈莫离问道。

叶掌柜摇头：“这毕竟是人家的私事，李媚不说，我也不方便过问。”

陆炳道：“如果能将李媚的形貌绘制成图就好了，派人四处张贴，也许能找到知情人。”

叶掌柜道：“大人，可巧了，小女叶婧自幼喜好丹青，她在客栈内帮忙，前几日与那李媚多有接触，将她的样貌画下来应该不成问题。”

陆炳喜道：“那就有劳你家姑娘了。”

叶掌柜的女儿绘制了李媚的画像后，尚未张贴，就有曾见过颜如玉的锦衣卫指出，画中之人酷似死去的颜如玉。难道李媚就是颜如玉？沈莫离震惊之下，立即带着画像去了万花楼。

“没错，这画的就是如玉。你瞧这丹凤眼、柳叶眉，连笑起来的样子都形神兼备。”林丽娘十分诧异，“是何人所画？还从来没有人给我们如玉姑娘画过画像呢。”

花映月、谢瑶琴、刘暗香等看了之后也都认为画中人的容貌像极了颜如玉。

沈莫离没有回答林丽娘的问题，只让她们将冰凝请了过来。

很快可儿扶着冰凝来了。

沈莫离询问冰凝：“你一直服侍着颜如玉，她平日里的行踪，你可都知道？”

冰凝点点头。

“那么颜如玉这些天可曾到过一家天来客栈？”沈莫离又问。

冰凝没有听明白，微微一怔，沈莫离又将“天来客栈”四个字重复了一遍。

冰凝连连摆手，可儿替她说明，颜如玉已经有一个多月未离开过万花楼了，不可能去什么客栈。一旁林丽娘也证实道：“这些姑娘未经我的许可，是不得擅自迈出万花楼一步的，就算出去买个花儿粉儿什么的，我也会派专人跟着。如玉姑娘确实一个多月不曾出门了。”

沈莫离让其他人退下，单留下林丽娘问话：“这些姑娘们的丫鬟除了伺候她们，还要替你监视她们吗？”

林丽娘讪讪笑着：“其他三个丫头倒还听我的话，单就这个冰凝，经常帮着她的主子和我作对。如玉姑娘脾气倔，横起来简直要命，冰凝又处处帮着她，有时候真是拿她们没法子。”

“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渐歇。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沈莫离脱口而出，“颜如玉倒是个有心人。冰凝和颜如玉的感情很好吗？”

“沈大人真有才学，当时如玉姑娘取这个名字的时候，正是引用了这句话，好像是什么《琵琶行》里的诗句。她说冰凝虽然是个哑巴，但是聪明伶俐，无声胜有声。”林丽娘叹了口气，“如玉姑娘虽然脾气不好，却是才情过人，心地也很善良。可惜啊，天妒红颜。”



第
二
回

严府家宴结梁子



沈莫离刚走出万花楼，就见张涵迎面匆匆赶来：“大人，属下搜查了李媚留在客栈内的包袱，除了一些日常衣物外并无所获，倒是从枕头下找出了一方她用来题诗填词的素笺。”

沈莫离接过一看，吩咐道：“速命人到颜如玉房中查找文墨，比对笔迹。”

手下人翻箱倒柜找出了一大堆颜如玉生前的诗作，沈莫离细细比对之下，发现并非出自同一人之手。他正纳闷，却又有了意外的收获。张涵无意中踢翻了梳妆台前的一张椅子，椅盖掀开来，居然露出了里头的暗格，张涵从暗格内拎出了一个黑袋子，解开捆紧袋口的绳索，往外一倒，在场所有人见到掉落在那堆东西登时傻眼。那是一堆淫具，有假阳具，有女子用来手淫的“勉铃”等，如此逼真的形态，连大男人看了都会脸红。

“传林丽娘和冰凝。”沈莫离眉头紧蹙。

见到那些淫具，冰凝和搀扶着她的可儿吓得双手捂住脸，扭头不敢再看。林丽娘则瞠目结舌：“这……这……如玉从来不缺男人的，要这些东西做什么？”她苦笑着摇了摇头，“如玉啊如玉，你究竟有多少秘密瞒着我？”微侧过头，她狠狠地瞪了冰凝一眼，冰凝瑟缩在可儿身后，不敢正视林丽娘。

“冰凝姑娘，你见过这些东西吗？”沈莫离问道。

冰凝慌乱地摇头，拼命摆手。

花映月、谢瑶琴和刘暗香也挤在门外看热闹。花映月一副置身事外、看好戏的表情。谢瑶琴的如丝媚眼紧锁住沈莫离。刘暗香脸带惊异，又有几分羞怯。

沈莫离见也问不出什么来，只得让她们都退下了。

一名看守别院的小厮大步跨进房门，一边急道：“沈大人，您吩咐过小的，如果贾公子再到这万花楼来，要立即通报。”

沈莫离目光一凛：“贾公子来了？”

那小厮道：“贾公子倒没有来，但门外来了一个男人，鬼鬼祟祟的，小的认出前日就是他代贾公子送木槿花给颜如玉的。”

“那人现在何处？”沈莫离急问道。

小厮道：“刚刚离开，小的已经让另一个弟兄悄悄跟着，看看他去了哪里。”

沈莫离赞道：“做得好。”他转身对张涵道：“咱们回去换了便服再来，先不要打草惊蛇。”

二人将飞鱼服换下后重返万花楼，那名前去跟踪的小厮已经回来了，他将沈莫离和张涵领到一处气派的宅院外，道：“大人，小的见到那人进了这里头，刚才有位年轻姑娘开了门，还说了句‘总算回来了，公主等得急死了’。”

沈莫离抬头，“公主府”三个大字让他浑身一震。“你先回去吧。”他打发那个小厮后，沉下脸来。

“大人，这……”张涵也忐忑不安。

“这是永淳公主的府邸。”沈莫离沉声道，“先是善柔公主，现在又是永淳公主，这两位公主，究竟在这个案子里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大人，那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张涵问道。

沈莫离道：“先回去，见了指挥使再说吧。”

“永淳公主的府邸？不会看错吧？”陆炳听后亦难掩震惊之情。

“跟踪的人称亲眼见到有人开门，还说了句‘总算回来了，公主等得急死了’，显然他是奉永淳公主之命到万花楼去的。”沈莫离回道。

“永淳公主，善柔公主……永淳公主是皇上的妹妹，善柔公主是皇上的女儿，怎么都和这个案子扯上关系了？”陆炳轻轻念叨着，末了无奈一笑，“都是不好惹的主。今晚严府设宴招待王公大臣，严嵩派人给我送了帖子。莫离，你随我一道去，先会会那个严世蕃吧。”

沈莫离疑惑：“又非过节，也不是什么特别的日子，为何设宴？”

陆炳保持着无奈的笑容：“明的是给严世蕃新纳的小妾过生日，暗的，其实是为了庆祝夏言失势，同时宣告自己即将成为内阁掌权之人，借机笼络人心吧。”

沈莫离冷冷一笑，不再言语。

严嵩府中张灯结彩，好似过节般热闹非凡，那些有头有脸的王公大臣都应邀赴宴。严嵩和夫人欧阳淑端忙着招呼客人，见到陆炳和沈莫离，夫妇俩热情地迎了上来。

严嵩年逾花甲，依然长身戍削，疏眉目，大音声，是个相貌堂堂之人。欧阳淑端比严嵩年长一岁，个头矮小，体态臃肿，脸上还布满小麻点，与她的丈夫站

在一处实在很不般配。但严嵩除了欧阳淑端外竟然旁无姬妾，而且据说夫妻二人感情很深，举案齐眉，着实让人深感意外。

对于陆炳，严嵩是竭力拉拢巴结的，此时他热情问候陆炳，脸上满是和煦的笑容，对陆炳的亲信沈莫离亦是另眼相待。欧阳淑端也恭敬行礼。陆炳则同样热情地回礼。一旁沈莫离也恭恭敬敬地向严嵩夫妇行礼，脸上却没有一丝笑容。严嵩光顾着和陆炳搭讪，也没工夫再留意沈莫离，倒是欧阳淑端多看了他两眼，露出温和的笑意。

严世蕃根本不把宾客放在眼里，只顾与两名美妾杨碧桃和苏荔调笑寻乐，苏荔是寿星，打扮得花枝招展，杨碧桃也不逊色，暗暗与苏荔较劲。严世蕃三十出头，与其父戍削长身的外貌正好相反。不但天生瞎了只眼，还短颈粗腰，是个地地道道的丑货。

严世蕃的原配夫人熊佩瑜与他们同桌就座，却完全被冷落在一旁。她婚后一直未能生育，好不容易怀上一胎却又不幸小产，导致神疲乏力、面色萎黄，成了药罐子，严世蕃却乐得以此为借口纳妾。

熊佩瑜眼看着丈夫和两个小妾调情，又想着自己这一身的病，满腹的悲戚哀怨，胸肋一阵阵疼痛，她手捂胸口，难受得浑身发抖。

“夫人。”一左一右两名丫鬟春菊和冬梅急忙扶住她，又是抚胸又是拍背的。严世蕃听到丫鬟叫唤，回头漠然地看了熊佩瑜一眼，又继续饮酒作乐。

熊佩瑜勉强撑起了身子，哀然道：“相公，妾身身体不适，想回房休息。”

“去吧。”严世蕃不耐烦地一挥手，看都不看她一眼。

熊佩瑜由两名丫鬟搀扶着走了，杨碧桃和苏荔看着她孱弱的背影，脸上的神情皆是几分不屑，几分嘲讽，几分得意。

尚未开席，严世蕃就被两名美妾灌了许多酒，刚上了一道菜，他吃了两口，就嗷嗷叫着闹腾开了。他一手提着酒壶，一手抓着酒杯，跌跌撞撞，一边左观右瞧，正好一面容和善的长者回头看他，严世蕃立即大步上前，将酒壶和酒杯往桌上重重一搁，“啪”的一声，让整桌的人都吓了一跳。还没等反应过来，严世蕃已经揪着那长者的耳朵，硬将一整杯酒往他的嘴里灌。那长者是安远侯柳王旬，他戎马一生，立功无数，任何人对他都敬重有加，偏这严世蕃不讲长幼之序，如此放肆。

“严世蕃，你竟敢对我爹爹如此无礼！”坐在柳王旬身边的一位年轻公子拍案而起。这公子生得十分俊俏，且英姿勃发，严世蕃的酒量其实很好，不过是借着酒兴滋事，被那公子一声呵斥，他一愣之下手顿在半空，随即却嘿嘿笑了起来：“不知这是谁家的姑娘，长得可真标致。”

“你……你怎么知道……我是姑娘？”那公子白嫩的脸蛋一下子涨得通红。

严世蕃挤眉弄眼道：“我是瞎说的，居然被我说中了。哈哈哈哈哈，我不过是